

## 第二章 文獻探討

### 第一節 藝術及其現象

#### 一、藝術的本質

托爾斯泰 (Tolstoy Leon, 1828-1910) 曾為藝術下定義：先把自己心中一種曾經經驗過的感情引惹起來，再用那表現在語文中的運動、線條、色彩、聲音或形式等手段，把這種感情傳送出去，使其他人也經驗到這個經驗，這就是藝術活動。

如王拓在「街巷鼓聲」中舉很多例說：甲君的抽象畫，有一套完整的哲學思想，思考也很嚴密，很有邏輯，可惜用再好的口才解說，仍不能令人感動。乙君不用手畫，他用口來表達他的「idea」，而認為這樣也可以呈現意念。丙君從來沒開過畫展，卻宣稱：「『畫』不是給中國人看的，因為中國人看不懂，我的畫是給外國人看的」。這三者都不能算是藝術，最能使人感動的藝術品，應該是從日常生活的人、事、物去取材，因為這是我們最熟悉最關心的東西。越能表現出大多數人的共同生活、共同關心的問題與興趣的藝術，便越能感動人，越可以引起廣大的共鳴，這樣的藝術，便是偉大的藝術。

這是很值得人深思的問題，藝術是什麼？感動是什麼？何種表達形式才能將經驗共享，會引起共鳴嗎？又能使人感動嗎？藝術家要如何傳達訊息、符號，使人欣賞了會深受感動，即使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只能驚歎：「呀！我也是這麼認為的。」「他說出了我心中的。」觀賞者雖說不上來，但發出感同身受的驚呼，這就是共鳴。藝術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要感動人，要引起人的共鳴。

## 二、省思與批判

「現代生活在高度文明城市中的人們，在心靈的安定上，遠不如古代社會中茅屋裡的鄉下人，現代人缺乏安全感以及足以安身立命的哲學思想，現代繪畫已脫離了傳統的軌道，變得專橫跋扈；而繪畫是人生的反映，台灣所謂現代繪畫，在中國傳統的基地上建立者少，承襲美國繪畫者多，文化交流所帶來的衝擊太大了。」(註 1)現代人生活步調緊湊，都市水泥叢林，使人感到窒息，藝術將以那一種形式來安撫人們焦慮的心？現代繪畫潮流例如裝置藝術或後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千奇百怪，反而更增添觀賞者的迷惑，與因心靈無所依附而產生的恐懼。

「繪畫要為真而寫，才能得其真髓，惟有真才能徹底了解，才能表達極高的智慧、靈感，有清清楚楚的描繪，結結實實的創造，不固守固有常規，技法自然，領略自然，具備形象，擴大觀念領域」(註 2)繪畫要為真而寫，無論以何種形式表現，要認真的去思考，如何的呈現能使欣賞者得到心靈的轉換而得到平和，如何傳達繪畫語言，使欣賞者「感同身受」，領略美好而得以釋放緊張的情緒。如果走進展覽館，看到手足無措，滿臉驚慌的人們，不知如何面對藝術創作，有時覺得藝術家們是否也該省思，不要再增加欣賞者的壓力。

---

註 1 何懷碩，《苦澀的美感》，(台北市，大地出版社，1974)。頁 28

註 2 林銓居，《隱士、才情、余承堯》，(台北市，雄獅圖書出版社，文建會策劃，2001)。頁 172

## 第二節 山水畫的特質

### 一、以自然為主題

在傳統中國人的內心深處，對於自然的態度，乃至於對生活環境的期望，大都是如老子說的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」，此種以謙沖為貴的全民族共享的美德，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，屢屢形諸於詩文和繪畫，田園詩與自然主義的文學，在中國文學史上，頗成顯眼的一脈相傳。而山水畫，始終為中國繪畫的主流，以自然為主題的繪畫，在逐漸繁瑣化的歷史過程中，永遠保持清純潔淨的面貌，土垣林樹竹籬茅舍，點綴著荒山的寧靜世界。從西方風景畫之遲至近代始能獨立，且多描繪歷經人工塑造的環境來看，此種以山水景觀主導的中國繪畫，是頗具獨特的風格，中國人對未經人為污染的環境非常嚮往，在山水畫中表現無遺，呈顯永恆的和諧美感。「正如『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』的作者李約瑟(Joseph Needham)說：中華民族習以與自然界的整體和諧，來思考問題，而不是西方傳統之以自然資源之掠奪與環境之糟蹋為犧牲，以解決科技問題，滿足物質欲望」。(註1)所以尋覓自然之美，「與自然合一」，對自然的聲色反應，及因自然發而產生的藝術創作，在中國很早就獨立存在了。

### 二、山水乃性情所適

「衣食生活所需，山水性情所適。」中國人把風景或風景畫叫做山水，自有深意，

---

註1 王立甫譯，《人類環境的品質》，(台北市，三山出版社，1974)。頁1

因為我國以農立國，對山川卓有深情，故而選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山和水

建立新名詞。山水畫可以說是人對風景的加工，中國畫家在這方面，人才輩出，如：范寬「谿山行旅圖」的莊嚴方正；郭熙「早春圖」的煙嵐重深；李唐「萬壑松風圖」質感沉重；夏珪、馬麟作品的詩情畫意，都能啟人智慧，樂我心情，使人一見如歸故鄉，悠然心降。山水可以寄情，處於科技化，生活緊張的現代社會大眾更渴望接近自然。山光水色，如詩如畫；大山大水，壯闊遼遠，山水畫更能反映人們渴望祥和的移情作用，魏晉時期，人們對於自然的追求相當嚮往，畫家宗炳(375-443)在「山水論」中點出：如果圖畫在觀者心中能夠引起面對實景的感動力量，那圖畫就有取代實景的移情作用。

### 三、山水畫的價值

宋代的郭熙、郭思父子就曾在他們的林泉高致（公元1080年）的序文裡寫到：「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，其旨安在？丘園養素，所常處也；泉石嘯傲，所常樂也；漁樵隱逸，所常適也；猿鶴飛鳴，所常親也；塵囂韁鎖，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。直以太平盛日，君親之心兩隆，苟潔一身，出處節義斯係，豈仁人高蹈遠引，為離世絕俗之行，而必與箕穎埒素，黃綺同芳哉。白駒之詩，紫芝之詠，皆不得已而長往者。則林泉之志，煙霞之侶，夢寐在焉，耳目斷絕。今得妙手鬱然出，之不下堂筵，坐窮泉壑；猿聲鳥啼，依約在耳；山光水色，滉漾奪目。此豈不快人意，實獲我心哉？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。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，起不蕪雜神觀，溷濁清風也。」

此說「山水畫可以為人的精神解放、安頓，然而需有高潔的情懷始能發揮山水畫的精神，以世俗之心輕率作畫只是糟蹋好山好水罷了，「看山水亦有體，以靈泉之心臨之則價高，以驕奢之目臨之則價低。」說明山水及山水畫之價值，並非一種存在，而是一種發現」(註2)

---

註2 徐復觀，《中國藝術精神》，(台北市，學生書局，1973)。頁328